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

ZHONGGUO
XIANDAI
WENXUE
ZUOPINXUANDU

卜召林 张全之 主编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

卜召林 张全之 主编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/卜召林主编. —济南: 山东大学出版社, 2000. 8

ISBN 7-5607-2167-2

I. 中… I216.1
II. 卜… 51
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0777 号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: 250100)

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济南市市中印刷五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7.125 印张 445 千字

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800 册

定价: 20.80 元

目 录

小说部分

狂人日记	鲁 迅 (3)
于无声处听惊雷——《狂人日记》浅析	张爱军 (12)
阿 Q 正传	鲁 迅 (16)
中国社会颓败、文化没落的寓言	
——读《阿 Q 正传》	张全之 (51)
伤逝	鲁 迅 (57)
爱又如何——《伤逝》解析	张全之 (75)
理水	鲁 迅 (80)
古今杂糅 “故”事“新”编——《理水》	
浅析	董 燕 (94)
沉沦	郁达夫 (97)
心灵的挣扎——《沉沦》赏析	张全之 (129)
莎菲女士的日记	丁 玲 (134)
左翼文坛的女性探索者——丁玲及其	
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	王 昕 (170)
华威先生	张天翼 (177)

左翼新人张天翼和他的《华威先生》	王 昕 (185)
在其香居茶馆里	沙 汀 (189)
朴素深沉的讽刺喜剧——《在其香居茶 馆里》赏析	翟文铨 (204)
山峡中	艾 芜 (210)
山中传奇——《山峡中》赏析	卢长春 (226)
缀网劳蛛 (存目)	
许地山和他的《缀网劳蛛》	刘 聪 (232)
二月 (存目)	
生存的尴尬——《二月》评析	郝军启 (238)
梅雨之夕	施蛰存 (244)
心灵世界的微妙展示——评《梅雨之夕》 ..	陈 平 (255)
上海的狐步舞 (存目)	
感觉中的都市风景线——试析《上海的 狐步舞》	董 燕 (259)
寒夜 (存目)	
寒夜里的悲剧——评《寒夜》	陈 平 (263)
子夜 (存目)	
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——《子夜》 评析	程亚丽 (269)
家 (存目)	
深刻的主题 强烈的激情——浅析《家》 ...	袁俊峰 (277)
边城 (存目)	
湘西风俗画——浅析《边城》	刘 聪 (284)
骆驼祥子 (存目)	
一曲个人主义者的悲歌——《骆驼祥子》 评析	张玉萍 (292)
四世同堂 (存目)	

- 胡同里的人生——读《四世同堂》 董 燕 (298)
- ✓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(存目)
- 诗心似火——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 张爱军 (304)
- 暴风骤雨 (存目)
- 留下历史的身影——《暴风骤雨》赏析 张全之 (309)
- ✓ 围城 (存目)
- 知识者的画像——评《围城》 郝军启 (315)
- ✓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(322)
- 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典范——《小二黑结婚》
- 评析 袁俊峰 (337)
- 芦花荡 (存目)
- “诗的小说 小说的诗”——《芦花荡》
- 赏析 翟文铨 (343)
- 金锁记 (存目)
- 独特的艺术视角 深刻的心理分析——
- 《金锁记》赏析 袁俊峰 (349)

诗歌部分

- ✓ 凤凰涅槃 郭沫若 (357)
- 时代精神的象征——《凤凰涅槃》解析 程亚丽 (368)
- 死水 闻一多 (373)
- 新诗向规范化迈进——《死水》赏析 程亚丽 (375)
- 再别康桥 徐志摩 (379)
- 一个潇洒飘逸的“手势”——《再别康桥》
- 论析 张全之 (381)
- 弃妇 李金发 (385)
- 怪异的诗技 颓废的情怀——读《弃妇》 ... 翟文铨 (387)
- 雨巷 戴望舒 (395)

雨中绽放的“丁香”——《雨巷》赏析	张全之 (398)
老马	臧克家 (402)
农民的雕像——《老马》	程亚丽 (403)
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	艾 青 (407)
唱给“母亲”的歌——读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	程亚丽 (412)
王贵与李香香·掏苦菜	李 季 (416)
民歌新韵 革命风采——《王贵与李香香》赏析	卢长春 (419)
漳河水·往日	阮章竞 (424)
绝望中的救赎之舟——《漳河水》赏析	张爱军 (437)

戏剧部分

终身大事	胡 适 (443)
敢开风气之先的胡适——兼评《终身大事》	刘 聪 (454)
→雷雨 (存目)	
说不尽的《雷雨》	袁俊峰 (459)
名优之死 (存目)	
话剧艺术的奇葩——评《名优之死》	王 昕 (465)
→上海屋檐下 (存目)	
洞察悲剧人生 透视畸形社会——评《上海屋檐下》	张文娟 (470)
法西斯细菌 (存目)	
悲剧里的英雄——评《法西斯细菌》	陈 平 (475)
→屈原 (存目)	
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杰作——评《屈原》	康长福 袁俊峰 (479)

升官图 (存目)

梦里寻得真世情——《升官图》赏析 朱献贞 (485)

白毛女 (存目)

现代民族歌剧的报春花——评《白毛女》 ... 程亚丽 (492)

散文部分

寄小读者 (七) 冰 心 (499)

爱的旋律——评《寄小读者 (七)》 卢长春 (502)

乌篷船 周作人 (507)

人境结庐避车马 君心已远文自淡——

《乌篷船》赏析 朱献贞 (510)

雷雨前 茅 盾 (515)

郁热窒闷雷电怒 改天换地暴雨疾——

读《雷雨前》 张文娟 (518)

包身工 (存目)

来自黑暗王国的报告——读《包身工》 朱献贞 (522)
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(527)

工笔重彩 细腻浓丽——读《桨声灯影

里的秦淮河》 张文娟 (535)



小说部分

狂人日记

鲁 迅

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又怕我看见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都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们也这样。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三

晚上总是睡不着，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眼色，也全同

别人一样。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”。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四

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。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，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；停一会，可就来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；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果然！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；他满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。大哥说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我说“是的。”大哥说，“今天请何先生来，给你诊一诊。”我说“可以！”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！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；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我也不怕，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们还壮。伸出两个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；便张开他鬼眼睛说，“不要乱想。静静的养几天，就好了。”

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！养肥了，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他们这群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捷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。我忍不住，便放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；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们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老头子跨出门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说道，“赶紧吃罢！”大哥点点头。原来也有你！这一件大发见，虽似意外，也在意中：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，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“本草什么”上，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他对我讲书的时候，亲口说

过可以易子而食；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，他便说不但该杀，还当“食肉寝皮”。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点头，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。既然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，便什么都易得，什么人都吃得。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，也糊涂过去；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。

六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。
狮子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狸的狡猾，……

七

我晓得他们的方法，直捷杀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祸祟。所以他们大家连络，布满了罗网，逼我自戕，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，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，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。最好是解下腰带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紧紧勒死；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又偿了心愿，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。否则惊吓忧愁死了，虽则略瘦，也还可以首肯几下。

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！——记得什么书上说，有一种东西，叫“海乙那”的，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；时常吃死肉，连极大的骨头，都细细嚼烂，咽下肚子去，想起来也教人害怕。“海乙那”是狼的亲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前天赵家的狗，看我几眼，可见他也同谋，早已接洽。老头子眼看着地，岂能瞒得我过。

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；而且合伙吃我呢？还是历来惯了，不以为非呢？还是丧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诅咒吃人的人，先从他起头；要劝转吃人的人，也先从他下手。

八

其实这种道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该早已懂得，……

忽然来了一个人；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满面笑容，对我点头，他的笑也不象真笑。我便问他，“吃人的事，对么？”他仍然笑着说，“不是荒年，怎么会吃人。”我立刻就晓得，他也是一伙，喜欢吃人的；便自勇气百倍，偏要问他。

“对么？”

“这等事问他什么。你真会……说笑话。……今天天气很好。”

天气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可是我要问你，“对么？”

他不以为然了。含含糊糊地答道，“不……”

“不对？他们何以竟吃！”

“没有的事……”

“没有的事？狼子村现吃；还有书上都写着，通红斩新！”

他便变了脸，铁一般青。睁着眼说，“有许有的，这是从来如此……”

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“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；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
我直跳起来，张开眼，这人便不见了。全身出了一大片汗。他的年纪，比我大哥小得远，居然也是一伙；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；所以连小孩子，也都恶狠狠的看我。

九

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别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觑。……

去了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，何等舒服。这只是一条门槛，一个关头。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

相识的人，都结成一伙，互相劝勉，互相牵掣，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。

十

大清早，去寻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后，拦住门，格外沉静，格外和气的对他说，

“大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“你说就是。”他赶紧回过脸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大哥，大约当初野蛮的人，都吃过一点人。后来因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变了人，变了真的人。有的却还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样，有的变了鱼鸟猴子，一直变到人，有的不要好，至今还是虫子。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惭愧。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，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“易牙蒸了他儿子，给桀纣吃，还是一直从前的事。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；从易牙的儿子，一直吃到徐锡林，从徐锡林，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，去年城里杀了犯人，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，用馒头蘸血舐。

“他们要吃我，你一个人，原也无法可想，然而又何必去入伙。吃人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；他们会吃我，也会吃你，一伙里面，也会自吃。但只要转一步，只要立刻改了，也就人人太平。虽然从来如此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，说是不能！大哥，我相信你能说，前天佃户要减租，你说过不能。”

当初，他还只是冷笑，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，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，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。大门外立着一伙人，赵贵翁和他的狗，也在里面，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。有的是看不出面貌，似乎用布蒙着；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，抿着嘴笑。我认识他们是一伙，都是吃人的人。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，一种是以为